

古本水滸傳

(三)

施耐庵著



责任编辑：雷光照  
封面设计：庄珠娣

古本水浒传

(三)

施耐庵 著

蒋祖钢 校勘

---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1/32 11.625印张 276,000字 印数：1—138,000 1985年8月第1版  
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086·701 定价：2.15元

---

# 目 录

- 第七十一回 及时雨论功让马 ..... ( 1 )  
青眼虎奉命筑亭
- 第七十二回 丁九郎真诚款客 ..... ( 7 )  
段孔目假话欺人
- 第七十三回 燕青失陷大名城 ..... ( 13 )  
史进气走玄通观
- 第七十四回 九纹龙大闹黑风冈 ..... ( 20 )  
玉麒麟亲下梁山泊
- 第七十五回 高冲汉中枪殒命 ..... ( 28 )  
栾廷玉奉召兴兵
- 第七十六回 刘唐索超同被擒 ..... ( 36 )  
李逵关胜双中箭
- 第七十七回 黑旋风劫寨遇张清 ..... ( 43 )  
宋公明诡言斩孙立
- 第七十八回 布疑阵叫反出林龙 ..... ( 50 )  
设奇谋大败栾廷玉
- 第七十九回 郓州城刁奴陷主 ..... ( 58 )  
梁山泊义仆鸣冤
- 第八十回 忠义堂点将分兵 ..... ( 65 )  
郓州府反牢劫狱

- 第八十一回 碎刚衙内李应报仇 ..... (73)  
撞破头颅韩忠殉主
- 第八十二回 林教头病卧梁山泊 ..... (79)  
花和尚误走富安庄
- 第八十三回 富太公有意擒僧 ..... (86)  
鲁智深无心遇盗
- 第八十四回 除强暴火烧截云岭 ..... (93)  
报冤仇屠洗富安庄
- 第八十五回 朱笏山英雄设计 ..... (100)  
沂州府恶少亡身
- 第八十六回 闻统制大战朱笏山 ..... (108)  
高太守生还沂州府
- 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梦入东京 ..... (115)  
公孙胜神游北岳
- 第八十八回 白虎神劫粮捉周通 ..... (122)  
黄龙道斗法败樊瑞
- 第八十九回 入云龙破阵收吴角 ..... (129)  
黑旋风避席斗阎光
- 第九十回 混江龙重临旧地 ..... (136)  
分水犀追诉前情
- 第九十一回 揭阳岭李俊祭亡灵 ..... (144)  
黄流村穆弘遭警变
- 第九十二回 癞头鼋乡里逞豪强 ..... (151)  
油签子山村传密信

- 第九十三回 没遮拦诛酆都黑煞 ..... (157)  
    癞头鼋斗浪里白条
- 第九十四回 小孤山李俊报仇 ..... (167)  
    定陶县刁椿遇害
- 第九十五回 无毛蟹冤陷定陶城 ..... (175)  
    活阎罗独下梁山泊
- 第九十六回 七雄大破定陶城 ..... (182)  
    二阮误走金乡县
- 第九十七回 飞毛腿水泊请徐宁 ..... (189)  
    金枪手阵前擒吕振
- 第九十八回 说人情收降九头鸟 ..... (196)  
    看榜文激恼黑旋风
- 第九十九回 黄蜂岭病关索扬威 ..... (202)  
    九里墩拼命三除害
- 第一百回 天彗星夜半降妖 ..... (209)  
    云庄主日中留客
- 第一百一回 二英雄血溅云家庄 ..... (217)  
    一都监败退黄蜂岭
- 第一百二回 项充李袞双告急 ..... (226)  
    宋江吴用各分兵
- 第一百三回 闻统制威镇兖州府 ..... (233)  
    小张良智败宋公明
- 第一百四回 云峰谷三雄求药 ..... (240)  
    纯阳宫一道逞强

- 第一百五回 金眼彪火烧纯阳宫 ..... (247)  
武行者大闹曾家店
- 第一百六回 宋公明疆场斗武 ..... (254)  
兖州府黑夜鏖兵
- 第一百七回 徐宁怒斩九头鸟 ..... (261)  
宋江智斗小张良
- 第一百八回 宋公明乘夜破兖州 ..... (269)  
贾居信遭擒死水泊
- 第一百九回 朱军师计破鸡鸣山 ..... (277)  
武行者力斩赛存孝
- 第一百十回 李逵大闹天齐庙 ..... (283)  
戴宗失陷泰安州
- 第一百十一回 燕浪子奇谋劫牢狱 ..... (289)  
孙道人遁甲退追兵
- 第一百十二回 宋江智败铁方梁 ..... (295)  
关胜计取泰安府
- 第一百十三回 黑旋风偷割温太守 ..... (302)  
鲁智深大闹凤凰村
- 第一百十四回 青草坡巧逢张老实 ..... (309)  
红花峪遁走过天星
- 第一百十五回 众好汉火烧双龙寺 ..... (316)  
一将军大战灵鸡峰
- 第一百十六回 林冲怒打丰田镇 ..... (323)  
宋江兵袭寇州城

- 
- 第一百十七回 公孙胜斗法斩邱玄  
呼延灼赚城捉高让 ..... (331)
- 第一百十八回 宋公明智伏周谨  
豹子头力诛洪彦 ..... (338)
- 第一百十九回 纪安邦拜将兴师  
宋公明分兵破阵 ..... (347)
- 第一百二十回 玄女官神摄天书  
梁山泊雷轰石碣 ..... (359)

## 第七十一回 及时雨论功让马 青眼虎奉命筑亭

话说卢俊义当夜归卧帐中，得一恶梦。次日天明起身，回思夜来梦兆，索解不得，心中好生蹊跷，便独自走出去，到右边房舍内寻浪子燕青。二人见面，卢俊义便细诉梦中情景，只说这个怕不是好兆头？他素知燕青心机灵巧，过人一等，管会圆解出此中奥妙来，到底是凶？是吉？不想燕青听了，只是摇头，一半分儿也不省得。沉吟了一回子，便道：“石三郎好机警，我们且访他去。”卢俊义说：“好。”一同走出房舍，径来西山关上。石秀正在那里坐地，见了二人，含笑起身相迎。当下彼此坐定。燕青就诉说梦兆，求他推详。石秀道：“小乙哥休取笑，你为人恁地聪明，兀自不解，如何我倒省得。”三人正没理会处，只见杨雄走入来，便问何事？石秀告知大概。随问：“哥哥理会么？”杨雄连说：“不懂，我是粗人，如何会圆梦。”正说话间，但听咚咚一片鼓声响，响了一回却停，停又了响，如是一连三次。这便是梁山泊的聚将鼓。原来山泊中自晁盖死后，宋江坐了头把交椅，定下一例。在忠义堂上架起两面大鼓，伤人把守。如遇商议紧急事务，便命擂鼓三通，四山头领闻得鼓响，自会一个个赶将来，都在忠义堂上叙集。且说四人当下听得鼓声，不知甚事，一齐起身望忠义堂来。杨雄道：“只也巧事，员外可把梦兆说出，看谁人解得？”石秀摇手说道：“休说此话，这是个妖梦，如何可在人前直说。”卢俊义说：“是。”就把此事撇在肚里，没曾告诉别人。

一行四人同到忠义堂，只见高高矮矮，堂上边人已挤满，便各就自己座次坐了。只见宋江开言说道：“小可今日请众位兄弟



到此，有两件事要说。”说着，把手一招，那预先立在阶下的马夫，就牵过那匹照夜玉狮子来。宋江指着道：“这马，兄弟们都知道，这是段兄弟从大金国取将来，本待送与晁天王哥哥乘坐的。可恨曾头市妄启争端，强将此马夺去。天王哥哥一怒下山，因此丧命，掀起了几场恶斗。幸仗天王哥哥在天之灵，卢员外与众兄弟戮力同心，卒将良马夺回，恶贼史文恭正法，报复了这大冤仇。如何可喜！宋江想来，若论起这场大功劳，端的卢员外第一，如何不把此马让他，也见我山寨赏罚必信，功过分明。”吴用道：“前日小生也曾想得，都因夹杂东平东昌两处之事，遂把此马搁过了。”卢俊义不待他人开口，慌忙起身声喏道：“卢某不当，量此微功谁都干得，何敢受此重赏。哥哥为一寨之主，理合乘此好马。若说让与卢某，宁死不敢拜领。”宋江道：“员外太谦了，自古说的：宝刀赠侠士，红粉送佳人。宋江出身郓城小吏，文不能安邦定国，武不能斩将搴旗，微贱之躯，忝居尊位，已出非分，常自汗颜。员外乃河北英雄，人中豪杰，文精武熟，弓马高强，此马归了员外，事得其主，不致埋没良驹，愿员外速领此马，勿再推让。”卢俊义那里肯受，竟至拜倒地上，不肯起身。此刻一个是让，一个推辞，两傍的人都呆了，没有话说。只见黑旋风李逵闯出座位，叫将起来道：“我不曾见恁般鸟客气，头疼死我也！一头瘟畜生，好歹只吃得一顿肉，直恁推让。卢员外认真不要，就是你的，只管推来让去假甚鸟！恼得我性起，一斧劈了这畜生，你们可没甚鸟让。”宋江喝道：“黑厮懂得甚事，又来多嘴，快闭口，否则就砍掉你的头！”李逵才撇着嘴退去，却又闪出活阎罗阮小七，叫声：“公明哥哥，李大哥说话也爽直，你又何必推让。”随后林冲、杨志等一齐附和，都说：“小七哥所言甚是，既然卢员外不肯受领，哥哥何必多让。”宋江方才说道：“恁般说时，宋江只得有占此马了。”那时阶下的马夫，听了此话，便把马

带了去；卢俊义也起身复归座次。宋江又说第二件：“我们山寨近来十分兴旺，聚集得一百八位生死弟兄，患难相扶，富贵与共，同心同德，没一个背义之人，可真难得。但若非上天显应，石碣留名，我们还不知星辰会合，前身都是罡煞应化，却来此间聚义。这个石碣，如何不把来安置一个去处，常存傲惕，仰答上苍，永保守此忠义二字。”青面兽杨志说道：“恁地，须想个安置方法。但洒家是个粗汉，这些全不省得，只请哥哥自主。”宋江道：“且问军师吴加亮先生，定能理会。”吴用便道：“只也易办，可择山南清旷之地，命李云监工筑造一亭，就叫他做石碣亭。将石碣正供中央，承以宝座，饰以朱彩，傍设蜡台香炉，一应祭器，委派人员在亭司理。嗣后每逢月朔，众弟兄可自往拈香致敬，以格天庥。只这么办好？”吴用说罢，没一个不道军师高见，堂上一片声叫好，各自散去。

宋江便命青眼虎李云总司筑造，监督工程，限日完竣。李云奉命，便去山南相度基地，备办砖瓦木料，召集工匠人夫，山寨里缺了那一件，不上数天，早已一应齐备，剋日兴工。李云监督着工匠人等，只顾出力筑造，那个敢怠了工？待到限满之日，已把一座亭子造得完整，便来宋江前禀报落成。宋江大喜，便同吴用、公孙胜前来观看，但见这亭子宏敞高壮，金碧辉煌，外表庄严，内部整洁，果然好一座石碣亭，十分合意。宋江看过工程，便选个吉日良辰，备办下猪羊醴酒，香花果品，那日率领了众弟兄，齐进这亭子里来行一个落成礼，祭告天地神明。只见亭中灯烛荧煌，香烟缭绕，踉踉跄跄，列着一百八筹英雄好汉，尽都衣冠济楚，恭敬拈香，一派清静肃穆，全没些儿强盗气象。

话休烦絮。只说有一个朔辰，朱武同公孙胜来亭中拈香既毕，在内慢慢地趲着，且趲且看，把四边看个详尽。二人看到那

里，公孙胜忽然省起一事，便对朱武说道：“这亭子筑造得极好！但我看来，还嫌少了一样装饰，这般粉白地的四壁，要加上点画才好。”朱武便问：“壁上画甚么才配？”公孙胜伸出一个指头，指着说道：“这四壁须画十大天君，五方神将，衬着诸天星斗，才行贴合这个石碣，这亭子便越显得庄严。”朱武道：“说得极是！可惜山寨里没有高手画匠！史大郎从前在少华山时，救了一个画匠王义。听说此人画的极好，自从一去，不知下落。若还在北京大名府时，访他来却也容易。只怕不在那里，可就难觅了。”公孙胜道：“说到王义名字，俺也省起，且去告诉公明哥哥，再做商量。”二人走出石碣亭，一同来见宋江，恰巧吴用、卢俊义、燕青都在那里。公孙胜便告个原繇，说要装画石碣亭四壁。宋江、吴用等都说好。朱武只说：“要寻王义来画，最好访得此人。将来装画亭中四壁，管教大有可观。”宋江便问卢俊义道：“员外昔日在大名府时，曾知有此人否？”卢俊义还没回答，燕青说道：“大名府确有此人，人称高手画匠，只是不曾见过。”宋江对吴用说道：“且差个能干之人，却去大名府走访一遭。”说能，便欲教史进前去。吴用道：“不可，史大郎性情欠稳，却怕生事，如何可使他单身下山，须得了精明机变的伴当方好。”吴用说时，两眼斜睨到燕青身上。燕青是个乖巧的人，一见这模样，心上已自明白。便问吴用道：“军师，我和史大郎做伴可好？”宋江接口道：“若个百伶百俐之人，怎的不好。只是前番大名城事情闹得太大，小乙哥又是个面熟的，如何去得。”燕青道：“怕甚的，改扮了就行。”宋江大喜，立召史进到来告说一番，史进只说：“小事，俺尽理会得。”便和燕青别过众人，自去打点行程。

次日，史进、燕青各自打扮，拴缚了包裹，藏好银两，换上八搭麻鞋，挎口腰刀，提条朴刀，扮做赶路的样子，谁也识不透他们是梁山泊的好汉。燕青又把荷叶水抹脸，抹得黄黄地，左颊上

贴个大膏药，把真面目隐去一半。二人装扮毕，便来辞行。宋江分付：“此去须当谨慎，勿露破绽，免得别生枝节。”二人领诺，下山而去。于路有话即长，无话即短。那一日直抵北京大名府，二人进得城来。燕青是个熟识的，但见城关如旧，街市已非，有几处尚留劫火残痕，不曾修复。燕青不暇细看，同史进只向冷落处所走，寻个清静的客店歇下。当晚，二人商议一番，却是燕青定下主张：明日为始，按方向挨日去访问王义，此人若在大名，早晚总得有个下落。史进叫好。次日，燕青同史进往东关一带，直访问了一天，却访不到王义的踪影。第二天，第三天出去一天，到晚仍没消息。连访了五七天，二人心里早就懒了，便商量再勾留三天，如果仍旧没有下落，只得回山复命。

那日走到西关一条街上，史进厌倦了，拉燕青走入一家酒店，叫了两角酒，切一盘牛肉，一大盘馒头，待吃饱了再走。燕青正吃，只见外面走入一人，七尺左右身材，二十四五年纪，颧高面赤，全身做公的打扮。进内拣个座子坐了，便叫酒来。燕青一见此人，觉得好生面善，暗里一惊，便欲吃了就走。怎奈史进酒落肚中，越吃越有味，不住口叫添酒。燕青何等人，一面吃酒，一面留心，但见那人常在偷睨他，真有些不尴尬，便催促史进：“快吃，我们有事，且去勾当了再说。”好容易催史进吃罢，算了帐，离了酒店。史进且走，埋怨道：“俺正吃得有兴，却被你催逼走了，滋味没回到，落得半肚皮的闷气。俺又不是眼瞎的，一个公人罢了，怕他鸟的，你却……”燕青怕他多事，连忙承个不是，用话叉开，二人没兴儿再走，径自回归客店。上灯过后，正在房中坐地，忽一人闪将入来，望着燕青纳头便拜。燕青看时，来者非别，正是酒店内遇见的那人，只全身衣服尽都换掉，不是公人打扮了。那人拜罢起来，捱到燕青身畔，低叫一声：“小官人，你害我想得好苦也！你如何又到这里来？”燕青一时呆了，回

答不出甚么。不是此人到来，燕青、史进怎会闯出一场大祸。正是：待欲隐藏偏露迹，似曾相识却追踪。毕竟来者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二回 丁九郎真诚款客 段孔目假话欺人

话说那人贴近燕青身傍，低声只说得两句话，燕青呆了。史进一见这般行径，猜详不出，肚里直自闷杀，也不动问，且看他作甚的。燕青当下在灯光底下，把那人仔细端详一过，起身来，将房门轻轻掩上，把着那人的手臂，问道：“你不是丁九郎么？缘何却来此地？”便叫他坐了好说话。丁九郎那里肯，只说：“当着小官人前，小人理该侍立。”燕青说了几遍，丁九郎才行坐下，说道：“官人容告：日间小人在酒店内吃酒，一眼就觑见你，觉道好生面熟，仔细一想，这不是我那好人燕小官人。但往日小官人是好相貌，天生白净面皮，脸上一没有疤，二没有瘢；今番变了，脸色黄黄地，又加上这个大膏药，看来又不对，敢是错认了人？后来官人拍馒头吃，无意中露出臂上花绣，吃我偷眼觑见，才决定这个真是我那好人。”史进听得不耐，便道：“你说这话，既是你的好人，如何不来招呼？”丁九郎道：“你这爷，酒店里人多，小人当时怎敢声唤。”史进点头，燕青无话，“待你们走出店去，小人也就起身，远远地跟着，是你们走入这里来，小人认清了自去。待得天晚，换上这身衣服，却来厮见。”史进道：“凭地，俺倒错怪你也！”丁九郎笑说：“不敢！请问小官人，人说你在梁山泊做了头领，很安乐。如何又来这这里？这位爷是谁？”燕青便约略告知，丁九郎把自己近况告诉，说：“在前多感官人相助，幸不饿死，得有今日，心窝里那一刻忘了官人。梁山泊名声浩大，宋公明大名，人人知晓，官中那不提防着，你们在此容有不稳，不如径去我家安顿，使小人供些茶饭，聊表一点至诚。”说罢，便欲二人同去。燕青道：“九郎先行，多谢你有此好意，明日

却再理会。”丁九郎说：“好。”起身便走。燕青送到房外，但见他悄然而去。史进道：“此人也好。”燕青道：“他今日做了公人，不曾忘本来面目，果真难得！”二人见时候不早，便关好房门，各自安睡。

却说这个丁九郎，原是本地人氏，有个哥哥唤做丁福，他叫丁祥。当地人不知因何口顺，但都唤他丁九郎。当初兄弟二人都做的小贩，每天在城里外奔走，穿街过巷，靠着贩卖度日。这丁九郎也命苦，贩卖东西，别人赚钱，他偏亏本。有时弄得饭也吃不饱，幸有哥嫂在着，时常去胡乱吃些，将就得这个肚皮。燕青在大名城时，是卢员外的一个心腹，掌得钱财，握得重权，在外十分豪放，因见丁九郎困苦，多曾周济。燕青虽不当做大事，丁九郎心里却感激。待后卢员外上了梁山泊，燕青也走，丁九郎如同失了父母，登时又困苦起来。接着哥哥身故，又少个倚靠之人，此时真个苦得要死。他的嫂嫂具有几分姿色，又且年轻，被衙门内一个段孔目看上了，常去那里走动，一意勾搭。这妇人死了丈夫，正苦衣食无靠，饿鱼吞饵，彼此就结识下了，做了段孔目的外房。丁九郎此时可怜已极，看来也顾不得颜面，便去嫂嫂那里诉苦。这妇人仁慈，常私自给他钱米，胡乱度日。那一日，丁九郎又去求嫂嫂周济，恰被段孔目撞见，喝问做甚。丁九郎唬急了，只得跪下实告。嫂嫂闻声出来，却在傍帮他诉苦。段孔目说：“既是亲叔叔，就在此间住了，吃些现成粥饭罢。”从此丁九郎食宿在彼，一应小心。段孔目也合意。过了几时，段孔目见他做事很好，又会几路拳棒，便替他在衙门中勾当充了一名差役，遂得衣食两全。

话休絮烦。且说燕青、史进睡在客店里，次日，天亮起身，待打过脸水，吃过点膳，便向史进说知，今日要到东关去。史进道：“由你，俺但跟了你走。”二人出了客店，走到东关，但见所在很冷静，没多几处好房舍，尽是小户人家。燕青观看一过，便去打探，连问几家，都回说不知道，这里不曾有此人。有几家的

男女，见燕青走来探问，变了脸色，回过话，要紧把大门关了。燕青好生诧异，只索回身而走。史进在彼早等得心焦，见燕青回过来，忙问：“访到了么？”燕青摇头。史进道：“这几天也奔跑得苦，若个鸟人一世不见，不争教我们寻他一世。今便丢开，明日却打点归去。”燕青说：“是，且向庙中坐一会。”二人颺将入去，有个道人在神前点香，忙着施礼道：“二位客官何来？请坐拜茶！”燕青道：“不消客气，坐坐便去。”燕青暗自打量：“方才几个男女好生奇怪，端的为着何事，我何不再来问这道人，看他怎样？”燕青便与道人说搭，问起王义。道人摇头道：“客官休问，他早逃走了。这王义本来很安分的。前年因往西岳华山还愿，不知何故，却勾引梁山泊贼人，闹了华州，把城子打破了，太守也杀了，因此朝廷震怒，下了紧急文书要捉此人。火捕公事到得此间，官司排头压将下来，衙门中因捉拿王义不见，知他有个徒弟住在此间，邻近便想拿他的徒弟，怎知又吃逃跑了。繇是官府益发严厉，责成这里村坊里正，大家小户，一体留心。嗣后如有人到此寻踪问迹，窥察动静，即是王义同党，可密报官府，捉将去勘问治罪。你们今天好造化，幸到这庙里来，没生事端。若问别人时，好的只推不知，不回你话；歹的就去官中告密，登时祸患临头，可不怕人！”燕青听说，连向史进做眼，却待起身，忽的一人赶入来，叫声：“王大哥，我何处不寻到，却在此地谈天，我们去休。”燕青看来人时，却是丁九郎。便与史进起身，谢了道人，三人径出土地庙，丁九郎便邀二人家去。燕青道：“且待商量。”丁九郎道：“小人斗胆，客店里给我回歇了，包裹等拿在我家内了，便欲不去也不行。”史进道：“倒好诚意，这般留客也少见！”燕青问道：“九郎，你怎会寻到这冷落所在？”丁九郎道：“小人胡猜。”三人一路说说答答，早走到一家门首。丁九郎便指点说，这里就是我家。当时引领二人进内，就客堂上坐了。但见是一所寻常住屋，共有五七间房舍，只够得一家居住。当他哥



哥在世时，尚与人家同居，房舍狭小，丁九郎常在别处安身。直待他哥哥死后，嫂嫂结识了段孔目，段孔目教同居的搬家，才全占了这所住屋。丁九郎住在灶间傍一个屋里，平时只设得一张床，一个箱子，一张桌子，几样零星物件。如今留了二位客人，房中又设下一榻，忽嫌逼窄起来，自己只好移向灶下去睡。丁九郎安排停当，返身出来，燕青、史进仍在客堂上，便请二人到房里去坐地。燕青一看，便说：“九郎生受，我们占了这个房舍，你却怎处？”丁九郎笑道：“但请歇息，我自另有卧处，不到得睡向露天去。”说笑一回，天晚了，房中点起了一碗灯。只听得隔壁有个妇人的声音，喊道：“叔叔酒菜好哩，可将去吃。”丁九郎答应着便走，不一时进房来，将着三副杯箸，又是几个碗儿，碟儿，又将进一大壶酒，都放在桌子上。燕青看时，都是些鲜鱼、肥肉、嫩鸡之类，真也丰足。丁九郎请燕青、史进对面坐下，自己侧首相陪，极诚地连连斟酒与二人吃，二人也自喜悦，吃得尽醉尽饱。吃罢这顿酒食，已在一更过后了。丁九郎便收拾残肴，送往厨下。自有那嫂嫂帮他料理。今夜，他因心中快活，酒自吃得多了，有上七八分醉意，脚儿软软地，眼皮儿抬不起，浑身懒洋洋的，便向二人告个安歇，悄悄的走到厨下，爬上预先设置的草铺子，倒头便睡。

二更时分，段孔目回来，那妇人听得敲门声响，连忙去开门迎入，跟在后头，只见段孔目脚步踉跄，擗入房中来，身子几幌，一骨碌就倒在床上。妇人伸手要去扶他，段孔目说：“不要，我今晚在一个朋友家吃得醉了，全身疲惫，胸中只想要吐，你快去做一盏豆蔻醒酒汤与我吃！”妇人答应，去了好半晌，才将着醒酒汤进房来。段孔目且吃，说道：“我那人，你平日手脚也快，如何今夜恁般迟慢，等得我心也焦了。”妇人道：“你休怪我，今夜因叔叔睡在厨下，怕惊醒他，睡不稳，误了他明天衙门里画卯，只得放轻手脚，做得慢了些，你又唠叨则甚。”段孔目道：“不要生气，我问你